

蒙古族生活掠影

A Glimpse of Mongolians life

张 秀 华 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族生活掠影 / 张秀华编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1.12

ISBN 7-5441-1751-0

. 蒙... . 张... . 蒙古族—社会生活
.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3186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11001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0.125

印数: 1-6000册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凯 旋 赵 敏

责任校对: 刘 莉

封面设计: 君 华

版式设计: 赵 敏

定价: 17.80元

前 言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就是中国古代苍茫辽阔的北方草原，它气象雄浑而富有生命的活力。这里是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北方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这广阔的草原舞台上相继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然而，其中的大多数民族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蒙古民族则成了北方草原上的永久主人。

现今仍活跃在茫茫草原上的蒙古族依旧继承、传播和发展着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从总体而言，蒙古族就是在上述各民族族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他们的集大成者。

提起蒙古族，人们自然会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他所建立的蒙古汗国。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现有版图。这个时期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是一闪而过的一朵浪花，但这朵浪花很鲜艳、也很瑰丽。所以，这段历史早已引起了中外史家的关注，尤其是对其文化。德国学者威尔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蒙古人依仗力量和智慧可能改造过自身的生存环境即创造文化景观。”确实，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当然，无论哪个民族

的文化，都不能是孤立的，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而蒙古族所创造的独具草原特色的文化提示着他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因此，以蒙古族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研究其文化及其底蕴，对于研究蒙古族的文化现状与历史以及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离开家乡科尔沁草原多年，时空的距离和工作的繁忙使与父母、兄弟、儿时伙伴和同窗学友朝朝暮暮的相聚成为一种奢望，于是对家乡的热恋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浓厚，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正是这种使命感加上对历史的热爱，促使本人在没有任何前期成果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本书的写作任务。这完全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莽撞的举动，惟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本书毕竟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尽管是粗线条的读本。

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为读者提供蒙古族社会生活史的全貌，而是希望在这个美丽的花园中精心采集最具特色和最为艳美的花朵敬献给读者。概而言之，本书内容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

一、衣食住行；二、婚丧嫁娶；三、民族节日；四、社会生产；五、社会组织；六、家庭和礼仪；七、宗教信仰；八、民间文学和艺术；九、其他。这九个方面，成为本书的编排依据。

本书由47篇文章组成，其中多数文章是笔者研读《蒙古秘史》、《史集》、《元史》、《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出使蒙古记》、《多桑蒙古史》等史料的初步体会；还有一些文章是笔者参考《蒙古族风俗见闻录》、《蒙古族风俗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草原文化》、《内蒙古风物志》、《蒙古民族通史》、《元

朝史话》、《蒙古族简史》《蒙古族民间美术》等书认真整理而成；其中的杂俗部分以及饮食、丧葬、礼节、服饰等还依据了部分方志材料并结合笔者幼年以来生活的经历和体会而撰写。必须指出的是，蒙古史研究专家卢明辉、纳古单夫等人的精彩文章经过笔者稍加整理编排到书中，实为本书增色不少。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我节省了大量的翻检之劳，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书中的图片资料，多数来源于《内蒙古历史文物》，还有一些采用了他人著作中的插图，如《草原文化》、《蒙古族民间美术》、《蒙古族风俗见闻录》等等。笔者对这些图片资料的编著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回顾本书的写作过程，查阅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我调研的第一站当然是家乡科右中旗，在那里我去了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图书馆、书店……然后是自己的母校——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现在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从那里获得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吉林大学图书馆以及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等等，也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在这里，我要感谢上述单位的朋友和老师所给予的热情而无私的帮助。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希哲先生在酷热难耐的7月，为我审阅初稿，提出宝贵意见，令我感动不已。沈阳出版社的王凯旋先生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和高度责任感的编辑，每当我的写作遇到困难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的时候，总能接到他的电话，不仅仅是鼓励，更多的是提供新的思路、新的视野，使你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总之，没有上述专家学者的前期成果做铺垫，没有诸位老师和朋友的热诚相助，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阅读的有限，更由于能力和学识的限制，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甚至门外之见，恐怕比比皆是，祈望专家和读者斧正。

作者简介

张秀华，女，生于1960年3月，蒙古族，内蒙古科右中旗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毛泽东思想、中国近现代史。2000年12月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以“晚清至民国年间的蒙古问题研究”为题进行研究工作。发表文章20余篇。参加撰写著作主要有《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红军长征全史》等。合作完成国家和省课题各一个。研究成果获省级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优秀奖若干次以及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次。

目 录

前言.....	1
蒙古族的起源.....	1
绚丽多姿的蒙古族衣饰.....	9
蒙古族的查干伊德和乌兰伊德	17
别具情趣的蒙古包	27
蒙古草原上的勒勒车.....	34
戈壁上的蒙古双峰驼.....	39
蒙古人与马	44
蒙古族婚礼与婚礼歌.....	52
蒙古族的葬俗.....	64
蒙古族的敖包文化.....	71
蒙古族的民族节日——那达慕	79
蒙古族的节日与禁忌.....	89
古代蒙古人的狩猎和游牧	97
蒙古族的商业贸易活动.....	105
旅蒙商与蒙古地区社会经济.....	111
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社会生活的变化.....	120
农耕文化植入蒙古草原.....	128

古代蒙古家庭结构及其有关法律规定.....	134
蒙古族礼俗简介.....	144
蒙古族姓名趣谈.....	151
从早期蒙古选汗仪制看蒙古旧俗.....	155
《普兰·迦儿宾行纪》中的十三世纪蒙古社会.....	165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	176
元代吏制与元代的社会病.....	184
清朝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	192
科尔沁博的传说.....	199
蒙古族与喇嘛教.....	211
喇嘛的生活.....	222
蒙古民族之歌——《江格尔》.....	229
演唱艺人——江格尔奇.....	237
蒙古族民歌.....	242
蒙古族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	248
草原艺苑奇葩——巴拉根仓的故事.....	256
斑斓多彩的蒙古族舞蹈艺术.....	262
蒙古族的民间刺绣.....	271
蒙古族传统的色彩爱好.....	278
蒙古族生活中的艺术品.....	284
八思巴字——蒙古族文化中的瑰宝.....	291
蒙古族最早的史书——《蒙古秘史》.....	298

神奇的蒙医学.....303

八旗蒙古的科举.....310

蒙古族的起源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千百年来，蒙古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子。”

在今天内蒙古大兴安岭以西，有一片平坦美丽的草原，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蒙古族的摇篮。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蒙古族继承了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终于成了蒙古草原上的永久主人。蒙古族是由众多部落融合而成，是草原历史演化的结果。

因此，关于蒙古的族源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匈奴说、鲜卑说、突厥说、室韦说、鞑靼说、吐蕃说、汉蒙同源说等等。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蒙古出自东胡。

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的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语：“在匈奴东，胡曰东胡”。潢水、大凌河、老哈河等诸河流域是东胡人的活动地域。公元前5~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与匈奴为敌，不断向西侵袭。冒顿单于（前209~174）时，匈奴遂强，东袭东胡，破灭

东胡各部，大掠其民众及牲畜。东胡各部均受匈奴人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力衰落。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一部分居于潢水流域的鲜卑山，故称乌桓、鲜卑。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鲜卑人载徙到该地居住。匈奴余者十余万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到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治时期，“尽据匈奴故地”，占据“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参加该联盟的共有十余个部落，各部首领割地统治，各有分界，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军事联盟也随之瓦解。

鲜卑人在族源上与蒙古人有渊源关系。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都证明与蒙古人有共同祖源。成吉思汗的女祖先阿兰·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也来源于鲜卑人的一支吐谷浑，说明鲜卑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同性。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今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根据《北史·室韦传》称，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6世纪

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五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鞞）。公元732年在鄂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勤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如《史集》所云：

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尔〔鞑鞞〕。

成吉思汗时代，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而且成为统一蒙古诸部的核心，“达怛”一名逐渐被“蒙古”所代替，蒙古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

蒙古，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呼伦湖以南的山林地带。根据《史集》记载，“蒙古”的最初读音是“MunKu”，与《旧唐书》的记载，读音完全一致。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也认为，“蒙古”为《旧唐书》之“蒙兀”。可见“蒙古”与“蒙兀”是同名异译。

蒙古历史传说也印证了这种说法。

在《史集》中，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

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惟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 [气候] 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昆。

额尔古涅——昆意指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蒙古人的这一传说与《旧唐书》上的蒙兀室韦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记载完全相符。《旧唐书》的记载和蒙古人的历史传说证实，蒙古部是室韦人的一支，最初称为“蒙兀室韦”。随着蒙兀室韦部的逐渐强大，内部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分支。这些分支各有各的名号，室韦这一称号逐渐消逝，到12世纪以后，史书上均无记载，为蒙古诸部所代替。

蒙古部，最初只是一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区生息繁衍，大约经过四百年时间，部落才逐渐兴盛起来，从原氏族部落中分出若干分支。各个分支以某个名称著称，并单独成为一个斡巴黑（氏族）。当他们走出额儿古涅——昆时，已经分出70个分支（灶）——斡巴黑。这70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儿勒勒蒙古”。

迭儿勒勒蒙古到10~12世纪时，共有18个部落。在《史集》中对兀良合惕、弘吉剌惕、斡罗纳兀惕部、许慎、速勒都思、亦勒都儿勒、巴牙兀惕、轻吉惕等部均有记载。

兀良合惕部，10世纪初始见于文献，作乌梁海或兜元国。原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大约9、10世纪迁往大肯特山及克鲁伦河、斡难河流域。10世纪初，兀良合惕与契丹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整个辽代，兀良合惕经常向辽贡献方物。

兀良合惕部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关系。孛儿只斤氏始祖孛端察儿曾娶兀良合惕人为妻；将居住在统格黎河畔的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人收为家奴。公元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时，兀良合惕人送去珍贵的貂皮襁褓；成吉思汗的勇将速别额台就是兀良合惕人。

弘吉刺惕部，该部分为若干支，12世纪时共有9部，其中以特薛禅的孛思忽儿氏部落最强大。为此，史书上往往以孛思忽儿代替弘吉刺惕。弘吉刺惕部居住在兴安岭东南至长城以北地区。12世纪后半叶，迁往哈拉哈河流域。

辽、金时期，弘吉刺惕部经常出没于辽的上京道临潢边境，居住无常处。弘吉刺惕部与成吉思汗家族有着姻亲关系，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兀真是弘吉刺惕部亲族斡勒忽讷惕部人，其妻孛儿帖是孛思忽儿氏人。《元史·特薛禅传》记载，成吉思汗为了与弘吉刺惕部保持长久的婚姻关系，曾下旨：“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

在成吉思汗进行统一的过程中，公元1200年特薛禅的儿子阿勒赤曾率领弘吉刺惕部三千骑，跟随成吉思汗从征达32次，皆立下功劳。

斡罗纳兀惕部，据《史集》记载，从斡罗纳兀惕部分出三个分支，即：晃豁坛、阿鲁阿惕和斡罗纳兀惕——乞里克讷惕。

这些名称，最初是兄弟三个的名字；从[他们]每个人分出了一个分支，他们的氏族[兀鲁黑]人数渐众，形成了几个单独的部落，并各按各部落所分出的那个人的名字获得了名号。

许慎部，有关该部的情况，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征服主儿勒部后收孛罗忽勒为养弟。可见，12世纪时，许慎部附属于主儿勒部。

速勒都思部，该部的分支为亦勒都儿勒部，12世纪时，速勒都思部附属于泰亦赤兀惕部。成吉思汗灭泰亦赤兀惕部后，速勒都思部的锁儿罕失刺举家投奔了成吉思汗。

巴牙兀惕部，该部有两个分支，即：者台、客赫邻——巴牙兀惕，他们的“斡耳朵”（即行宫）在色楞格河沿岸。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奴隶，大部分是巴牙兀惕氏的后裔。

除此，依照《蒙古秘史》的说法，都哇锁豁儿的四个儿子所组成的朵儿边氏，以及阿兰·豁阿与朵奔篾儿干所生的两个儿子——别勒古讷台与不古讷台的后裔所组成的别勒古讷惕、不古讷惕两个氏族，也均属于迭儿勒勒蒙古。

《史集》记载着迭儿勒勒蒙古人从额儿古涅——昆出来的传说。

当这个民族在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集聚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材和煤，宰杀了70头牛马，从他们身上剥下整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材和煤，安置就绪，使这70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材和煤下面的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

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

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自然是与今天作为黑龙江的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密切相关的。

据《史集》记载，从额儿古涅——昆迁出的蒙古人中，有一位很有威望的人，名叫孛儿帖赤那。《蒙古秘史》一开头就记有：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叫豁埃·马阑勒。他们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的孛儿罕合刺敦山前，扎营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在蒙古语中，“孛儿帖·赤那”的意思是“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的意思是“惨白色的鹿”。苍狼和白鹿，原来是原始氏族社会两个图腾式的传说人物。他们渡过的腾吉思湖，就是呼伦湖。

这些传说大体反映了蒙古族形成以前的一段历史发展过程。蒙古族的先人室韦——达怛从氏族发展到了部落。随着部落的繁衍，他们沿着额尔古纳河，从呼伦贝尔草原，渡过呼伦河，向西进到了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

这个室韦——达怛人的西迁运动大约是从9世纪以后开始的。当时，在蒙古高原上，回鹘势力已走向衰落，而后契丹势力和女真势力相继进入并得到发展。到11、12世纪时，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构成了这样的部落分布状况：蒙古乞颜部居住在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孛儿罕合刺敦山（今肯特山）一带。蒙古泰赤乌部居住在斡难河中下游。要是以成吉思汗所属的乞颜部为中心，那么东面是塔塔儿部，在怯绿连河下游和呼伦贝尔地区。再东是弘吉剌部，在额尔古纳河、海刺儿河（今海拉尔河）、合刺合河（今哈拉哈河）流域。南面